无常如风起,且行且珍惜

—读《起风了》有感

看过日本导演宫崎骏的同名电影, 听过中国歌手买辣椒也用券的同名歌曲, 也了解过网友或对电影的解读或对歌曲的介绍。然而对于这两个再创作品的源头—日本作家堀辰雄的小说《起风了》, 可以说, 这是一部我决定去读时才知道它的存在的小说, 也是一部当我知道了它的存在就决定立刻去读的小说。

这就不得不介绍一下我读这本书的契机。近期准备文学课考试,在整理课本上的翻译时,看到了"風立ちぬ、いざ生きめやかも"这句话的翻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读完这句话,当时有两个想法,一是觉得这句话翻译的真好,另一个便是一定要去读一读这本书。

《起风了》是由日本新心理主义作家堀辰雄创作的中篇小说,凭细腻的描写手法、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唯美的艺术境界赢得一众读者的肯定。与我想象的不同,这并不是一个讲述主人公坚持不懈,克服了重重困难后取得成功的传统励志小说,而是一本探讨生与死与爱的小说。讲述了一段唯美的爱情故事: 男主人公陪伴身患肺结核的未婚妻节子,前往深山中疗养,携手度过了节子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时光。节子离世后,男主人公时常觉得节子仍存在于他的生活里,后来,男主人公在《安魂曲》中找到心灵归宿,渐渐走出悲伤,继续生活下去。全书以男主人公的视角来描写,没有太大的情节起伏,给人一种淡淡的,安静的感觉。

读完这本书, 我最大的感受并不是不轻言放弃或直面人生困难这些慷慨激昂的情绪, 而是一些对于平凡的生活的思考。故而对于"風立ちぬ、いざ

生きめやかも"这句话也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进一步查阅了资料发现对于这句话目前有五种主流翻译版本。分别是一开始吸引我去阅读这本书的烨伊版的"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施小炜版的"风乍起,合当奋意向人生";素馨版的"起风了,努力活下去";小岩井版的"无常如风起,人生不可弃";岳远坤版的"起风了,要努力活下去吗?不,无须如此"。个人觉得,这五版翻译中,前两版的"疾风""乍起"有种太过突然的猛烈的感觉,此外,"不言弃""奋意"激励性太强,也与小说淡然的基调不太贴合。第三版则太过平淡,与堀辰雄细腻的手法有些出入。而第五版则太过消极,与小说的结局不大符合。综合看来,我更喜欢第四版的"无常如风起,人生不可弃"。

"无常"既阐释了风的意象内涵,又贴合文章所要传达的思想——原文里有这样一句话:也许,我们此刻感觉到的幸福,要比想象中更加短暂,更加变化无常。的确如此,男主人公与节子相爱于夏日的高原,本应是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而此后不久,节子便患上了肺结核,实在是应了一句人生无常。

那么, 堀辰雄到底想要传达出什么样的思想呢? 一千个读者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人从这篇小说里感受到了纯真的爱情,有人收获了直面困难的勇气,有人学到了正视死亡的态度。我从这本书里读到了堀辰雄顺其自然的人生观,并与他对待平凡生活的态度产生了共鸣。他的顺其自然的人生观传达的不是妥协,也不是当今部分青年人奉行的"躺平主义",而是接受生活所带给我们的考验,并承受它。这一点,在文章的多个细节有所描述,我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是:"人生嘛,最好就是一切顺其自然,这样,说不定我们还能获得一些从来不敢奢望的东西。"不是慷慨激昂地高呼我们要向困难宣战,也没有过于消极地自我放弃,而是接受生活并怀着淡淡的期待。结合堀

辰雄的人生经历来看,你会发现不必过于振奋,坦然地接受生活本身就是一件很有勇气的事了。4岁时母亲改嫁;19岁时在关东大地震失去母亲;后又逢老师芥川龙之介自杀;而这本小说也是以作者本人和未婚妻矢野绫子为人物原型。对于一直笼罩于阴影下的堀辰雄,我认为我们无法再要求他呐喊我要战胜生活这样的激昂陈词,因为对于他而言,面对困难时不逃避的态度已是至高无上的勇敢。对于生活中的幸福,他这样写道:"我们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享受简单的生之快乐,而且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使对方得到幸福。至少我觉得,这样就足以束缚住自己的内心。"查阅资料,发现有一种说法认为《今昔物语集》"是堀辰雄的灵感来源,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继承了其展现生活百态的一面,对于生活的本质有着自己的理解。的确,面对死亡,面对灾难,人类其实能做的很少,那怎么办?还是接受,然后珍惜能力范围内的现有的幸福。

宫崎骏导演的推荐语:"这个故事,献给对未来抱着不安的现代人",精准地传达了堀辰雄的创作精神。现实多无奈。面对生活的磨难,那就接受它,不必强撑激昂,也无须沉湎于悲伤。面对未知的生活,不必陷身于回忆,珍惜现有的可以把握的幸福。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曾经读过的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正如堀辰雄所传达的,幸福可能很短暂,无常如风起,对此,我们没有太多办法,那么,就带着且行且珍惜的态度继续走下去吧。

3

.

[「]堀辰雄、烨伊译.2014.起风了[M].北京:新星出版社

[&]quot;王莉,叶琳.现代日本文学原发性在堀辰雄文学中的成形[J].大众文艺,2019(13):45-48.